

达尼列维奇著

柴科夫斯基的 生活与作品

音乐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与作品

勒·达尼列维奇著

許承眞 罗蓮 懿亞选译

音 樂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Л. Данилевич
П. И. Чайковский

本書根据 Музгиз 1950年版譯出

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与作品

原著者 [苏]勒·达尼列維奇

翻譯者 許承眞 罗蓮 譚亞逸

*

开本: 787×1092 耗 1/32

頁数: 28 印張: 1 3/4 文字: 35,000字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60 冊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3 号

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單溝沿头33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統一書号: 8026·597 定价(10)0.26元

“我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因为我曾
用詩歌喚起他們底善良的感情。”

在庆祝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週年的庄严集会上，斯大林同志在講到偉大的俄罗斯民族时，在俄罗斯人民底优秀兒女中提到两个天才的作曲家——格林卡和柴科夫斯基。

苏維埃人民对柴科夫斯基底音乐有無限的热爱。对他底歌劇《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舞劇《天鵝湖》、《睡美人》、《胡桃夾子》、交响乐、交响詩、他底浪漫曲和鋼琴作品，能够很好地理解并珍視的不仅限于职业音乐家，而且也有千百万各种职业的群众。这些作品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我們有充分理由重述一句对柴科夫斯基說来也是很合适的话，这是他本人在談到列夫·托尔斯泰时候說的：“当听到人們在历数一切欧洲的优秀人物的时候，有他一人即足以使俄罗斯人不会因羞恥而低头。”

我們尊重柴科夫斯基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和对自己祖国人民有無限热爱的爱国者。

“先生們！这有多么使人高兴，而且这一切完全不是为我，而是为亲爱的俄国，”这位作曲家在捷克客演时曾經說过这样的话。以爱国主义的精神为自己的祖国，为祖国的艺术服务，这就

是柴科夫斯基全部生活的目标之所在。

柴科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屢次选用和我們过去的 光 荣历史有关的爱国主义题材。鼓舞了他的既有波尔塔瓦之战（歌剧《馬杰帕》）也有反对拿破崙的衛國战争（序曲《1812年》），也有古代莫斯科历史的篇頁（大合唱曲《莫斯科》）。他歌颂俄罗斯的大自然，創作出描写冬季風雪的原野、春天盛开的鮮花、日出、風暴和雷雨等动人的音乐画面。俄罗斯人的善良心地深深地感动着作曲家。他这样兴奋地創造出塔姬雅娜·拉黎娜的音乐形象并不是徒劳的，这是使我們歌剧艺术因而丰富的那些妇女形象中最优秀的一个。“我热爱俄罗斯因素的一切表现，”柴科夫斯基曾这样说过。他的艺术是民族的，密切地联系着俄罗斯，联系着它的过去和現在，它的大自然，它的人民。

柴科夫斯基开始自己創作活动的時間是在前世紀的 六 十 年 代，是在使俄罗斯社会思想显著地焕然一新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俄罗斯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深深地滲入文学，繪画、音乐的时代。当时的进步艺术工作者們都在为实现密切联系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而奋斗。“生活中是具有美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确定新的唯物主义美学原則时这样说过。“艺术的首要任务是忠实地反映生活，但有时艺术作品也有別种任务，即解釋生活或是对生活諸現象作批判。”这些原則体現在涅克拉索夫的詩中，奥斯特罗夫斯基底喜剧和悲剧中，列賓的《圖画展覽会》等画作中和“強力集团”作曲家們的音乐中。“六十年代”的时代，对柴科夫斯基也有着巨大的意义。

柴科夫斯基同样也是一个有信仰的现实主义艺术家，艺术中的真理的热诚的保卫者。“我常常努力，尽可能更真实、更确切地以音乐来表达原文中所有的事物，”这位作曲家在谈到自己在歌剧方面的工作时写道。“真实和确切……是内心感觉的直接产物。为了能有生动温暖的感情，我常常努力揀选这样的题材，即在其中活动着的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与我感觉相同的人类。”柴科夫斯基以特殊的力量和真实性体现出自己主题人物底内部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同样，柴科夫斯基可以称为是擅长心理描写的艺术家、歌唱人民的悲欢感受的偉大歌手。欢乐和悲哀，爱与憎，生与死，——这是他的音乐所表现的兩极；他的音乐富有鲜明的色调对比，把細膩的抒情詩与巨大的戏剧高潮、热烈的悲剧力量結合在一起。

談到柴科夫斯基音乐底现实主义内容时，自然想起他所說的他經常是“希望着将来，無論何时也不滿足于現在”这句话。不能把这个不滿足解釋成只是为了个人的事情。

我們已經講过，柴科夫斯基創作事業的开始是在社会运动高涨的年代，是当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活动震动了全俄国的时候。但是为数不多的英勇的革命者还不能击破俄罗斯的專制堡壘；反动势力轉入反攻，無情地迫害并鎮压一切进步的正直的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反动势力表现得特別囂張。反动分子列昂节也夫說过：“需要把俄国冻结起来。”他以这句话表现了当权者的政治。尽管柴科夫斯基的政治观察力有限，但也不能不感觉到这“艰苦时期”的沉悶气氛。“我們在度着惡劣的时光，”柴科夫斯

基在1878年写給封·梅克夫人。“如果你想一想正在發生着的那些变故，就会觉得可怕。一方面是完全惊慌失措的政府，那样地慌乱，阿克薩可夫只因为說了大胆的真話就被判处流放；另一方面是不幸的热情的青年人，成千成百地不經审判就被流放到那鳥鵲都不去的荒僻地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間，是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陷入利己主义兴味之中的庸人，沒有任何抗議地觀望着这个那个。”

柴科夫斯基所特有的这种内心不滿的感情体现在他底許多作品中。其中有若干是十足悲劇性的。但是柴科夫斯基企圖克服这一点，摸索着征服一切不幸和苦难的途徑。他热爱生活，这無尽的爱充滿在他的一切优秀作品里。把柴科夫斯基看成悲观主义者是严重地錯誤了。無病呻吟、灰心、順从，在他底音乐中是沒有位置的。反之，他的音乐表現着人类与發生在他們生活道路上的障碍所进行的頑強的、有时是艰苦的斗争。在他底音乐中有的是对生活、对光明美好的將来的信念。

在艺术中，现实主义的概念与人民性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柴科夫斯基的艺术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又是人民的。它体现了許多人对另外一种美好生活的理想，确信这种生活会实现。在他的作品中把罕見的丰富的内容，完美的艺术技巧与平易可亲，真正的民主性結合在一起。这位作曲家不只一次地講过希望“扩大自己听众的范围，尽可能影响更多的人”^①。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从民間的音乐創作（俄罗斯农民歌曲，城市人民的歌曲，民間舞曲）

① 1885年給梅克夫人的信。

中生長出來的。柴科夫斯基從幼年就敏感地傾听着人民唱些什么和怎樣歌唱，在自己的作品中廣泛地發展了民間旋律和舞曲所特有的重疊反復、韻律和節奏。有時他也使用為他所喜愛的整篇的民歌主題。《第四交響曲》的終結樂章是以俄羅斯民歌《田野里一棵白樺樹》的旋律為基礎的，《第二交響曲》的終結樂章也採用了烏克蘭的歌曲《鵲》。序曲《1812年》、《弦樂小夜曲》、《第一鋼琴協奏曲》、《第一弦樂四重奏曲》的慢板——這一切都是極其巧妙地運用民間歌謠的絕好範例。而且就是在柴科夫斯基沒有使用原來民歌的地方，它的音樂的語言，從其風格和民族的特點來看，仍然是具有人民性的。

柴科夫斯基音樂風格最突出的優點是旋律的豐富和動人，其中表現出深刻的創作思想、真誠和內心的熱情，這些優點不僅表現在他的聲樂作品中（歌劇、浪漫曲），而且也表現在交響樂的作品里。他的管弦樂幾乎永遠是在歌唱着，每種樂器的音響都是有意義的，為靈感所鼓舞着的。柴科夫斯基極力反對內容空虛的、只是“無意義的音響遊戲”的音樂。在自己的創作中他力求達到音樂形象的鮮明、樸實和具有豐富的表現力。

柴科夫斯基的一生就是毫不間斷的創造性的勞動生活。他最喜歡說“靈感是不喜歡訪問懶漢的客人”這句話。他堅持不懈地工作着，差不多在音樂藝術的一切體裁和形式里都試過了身手。他作有十部歌劇，三部舞劇，給兩部話劇寫過舞台音樂，六首交響曲，四首交響組曲，十二首大型的交響管弦樂作品，（序曲、幻想曲及其他），三首鋼琴協奏曲，一首提琴協奏曲，三首弦樂四重奏，一首三重奏，一首七重奏，以及大量的鋼琴曲和浪漫曲。

告劇作品等等。他还写了許多音乐評論文和短評，和声学教本，做過教育工作和指揮工作。

对于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与創作的研究，已做過不少的工作。在这本篇幅不大的小冊子里，我們只能簡要地敘述一下这位偉大的俄罗斯艺术家是怎样生活和創作的。

“对自己的高貴出身采取諷刺的态度是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个特点，他从不放過对自己家庭的貴族紋章嘲弄的机会，認為它們是荒誕無稽的东西，并且坚持柴科夫斯基家族的平民身分。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民主信仰和同情心，而且也是由于他的毫不苟且的誠实和自尊的緣故。这些都曾經是構成他的道义人格之基础的东西。……

他虽然以冷淡的态度对待自己祖先的名声，然而並沒有以冷淡的态度对待本民族……他对俄国，对一切俄国的事物的爱是如此的深，甚至于在另外一些方面打破了对家族出身問題的冷淡，他曾以他父系的远代祖先出身于克列孟邱克州的正教貴族而感到很幸福。”●

作曲家的父亲伊里亞·彼得洛維奇·柴科夫斯基是一个矿山工程师。卡姆斯科-沃特金斯基冶金工厂（維亞特斯基省，沙拉普利县）的厂長。1840年俄曆4月25日（公曆5月6日）在这所工厂里誕生了未来的《悲愴交响曲》的作者。

● 姆·柴科夫斯基：《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的生活》。

这是一个朴实的、好静的孩子，很容易感动，有些神經質。異常的敏慧結合着內心的善良和一切內在性格的优美，这一切在柴科夫斯基的成年时期也仍然保留着。

然而，这个受着家庭寵爱的孩子并没有給人以“天才兒童”的印象。在很長的时间里，誰都沒有想到这个朴实的羞怯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何等样人。

家庭女教师弗·裘尔巴赫开始了柴科夫斯基的啓蒙教育。保存下来的學習筆記提供了判断这个孩子具有稀有才能的根据，特别重要的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不寻常的不属于兒童时期的兴趣。在这个八岁兒童的筆記本上很奇怪地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話：

“死……善良的人不怕死”接着是：“力量，事業精神，他在生活中表現出了力量和事業精神”。这后一个句子有多么深長的含义！难怪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柴科夫斯基的一生充滿了热烈的不知疲倦的事業精神！

柴科夫斯基在童年时代最初听到的音乐声音，是放在他父亲伊里亞·彼得洛維奇房中的一个“八音盒”——一种自动發音的乐器的音响。这个孩子特别喜欢莫扎特音乐作品中的片断。总之，音乐使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家庭的音乐晚会以后，他激动得甚至于哭了。問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說：“讓我离开这音乐吧，它在我这里，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头說，“叫我不能安宁。”

柴科夫斯基学习了彈奏鋼琴，然而这功課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他們要使柴科夫斯基成为一个官吏，至于他将来会成为一個職業的音乐家这件事，是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

柴科夫斯基十岁的时候被送到彼得堡的法律学校去讀書。現在他只得远离双亲，生活在教师們——常常是一些眼光短促和冷酷的人們——中間。柴科夫斯基痛苦地与他热爱的母亲分別了。过了四年之后他遭遇到巨大的不幸——母亲突然地逝世了。影响是这样的巨大，烙印永远地留在柴科夫斯基的心头。

在學習学校課程的同时，柴科夫斯基又从鋼琴家居恩金格尔學習音乐——鋼琴。他喜欢到歌剧院去，格林卡和莫扎特是他最喜欢的作曲家。

1859年年輕的柴科夫斯基在法律学校畢業，以九品文官的資格进入司法部工作。“他們把我造成一个官吏，然而是一种不高明的官吏”，——未来的作曲家說道。实际上，他的官职也是時間不長和不成功的，他沒有得到过一个副科長的职位。

大約过了兩年，在柴科夫斯基的生活中發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变化决定了他今后生活的意义。他从一个平凡的、前途不大的官員，由于自己順便地学学音乐，而轉变为一个職業的音乐工作者。

“我进入了新开办的音乐学院”我們在彼得·伊里奇1862年9月10日給他姐姐的信中这样讀到“現在他断乎相信迟早我总是要轉向从事音乐工作……不論我將成为一个著名的作曲家或者是一个貧穷的教师，我都是心安理得的。”

柴科夫斯基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俄国第一个音乐学院）的作曲班學習。他底主要的教师是音乐学院底組織者、院長、著名的鋼琴家、优秀的作曲家安·格·盧賓斯坦因，和尼·依·札列姆巴教授。“你有显著的天才，”教师对这个青年人說：“你会成为

一个很好的音乐家”，而柴科夫斯基也愈加相信自己的音乐才能了。家屬中有人怀疑他是否值得丢棄官职而从事音乐家的职业。

“要知道，你不会成为格林卡，”——他的哥哥尼古拉依对柴科夫斯基說。——“也許是，我不能与格林卡相比，”彼得·伊里奇回答道：“但是看吧，你会因为有我这样的亲人而感到自豪。”

辭去官职使柴科夫斯基在物質生活上遭到困难，不得不去教音乐課，从事枯燥的伴奏工作。但是“丢开过去的一切和由此而来的生活的貧穷都沒有使彼得·伊里奇的心情有任何苦惱。反之，他倒是快活地以幽默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貧困，在他的生活中很少是这样的朝气蓬勃和愉快。在只有一張床和一張写字桌的矮小房間里，他愉快地开始了新的有重重困难的生活。在晚間練習音乐功課的时候，他感到充分地幸福和安宁，因为他确信現在自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①

还是在音乐学院做学生的时期，柴科夫斯基已写了若干大型的音乐作品，其中有根据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話剧写成的交响序曲《大雷雨》，这是在作曲家死后才出版的。《大雷雨》的内容是这样地吸引着他，他曾想用这同一题材写一部歌剧，其计划的未能实现是因为这样的歌剧已被写过了（它的作者是卡什斐洛夫，一位后来被忘記了的作曲家）。

显然，还是在自己創作活动的初期柴科夫斯基已倾向于巨大的现实主义的主题，倾向于俄罗斯文学的形象。现在还保存着的标题序曲《大雷雨》的草稿是很有趣的，从草稿中我們知道戏剧的

① 姆·柴科夫斯基：《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的生活》。

哪些部分引起作曲家特別的注意，他對自己提出了什麼樣的創作任務。序曲的徐緩的前奏，按照柴科夫斯基的意思是描寫卡杰林娜的童年以至結婚時期的生活。其次——快速的部分，“暗示有大雷雨；卡杰林娜對真正幸福和愛情的渴望。她的思想鬥爭，忽然又轉變為伏爾加河畔之夜晚，又是鬥爭，但是向某種熱狂的幸福暗影作鬥爭。大雷雨的前兆。大雷雨：激烈鬥爭的頂點和死亡。”

由此可見，柴科夫斯基在自己第一部標題作品中已經企圖體現出人類的感情和理想中的世界，以音響來表現“生活底戲劇”。在這裡第一次清晰地表露出後來成為作曲家一切作品之基礎的主題思想：人類為幸福為愛情而與通往未來的更美好的道路上的阻礙進行鬥爭。柴科夫斯基從創作序曲《大雷雨》起即走上那條引導他寫出從幻想的序曲《羅密歐與朱麗葉》開始以至《黑桃皇后》和《第六交響曲》為止的一系列最優秀作品的道路。

1865年9月31日柴科夫斯基修畢音樂學院的課程，他的畢業作品是根據席勒的詩篇為合唱與管弦樂而寫的大合唱《歡樂頌》（貝多芬在他的《第九交響曲》的終結樂章中也引用了這同一詩篇）。考試委員會授與柴科夫斯基以銀質獎章。在他的畢業證書中與最優等分數並列的有一個僅僅及格的分數——指揮課的得分；這種情形，看來是妨礙了柴科夫斯基得到金質獎章的。

總之，學習的年代過去了。柴科夫斯基走上了獨立的創作活動的道路，走上了痛苦失望和初期的光輝勝利的道路。

二

柴科夫斯基是在革命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所充实的俄罗斯科学、艺术取得新的巨大高涨的时期里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活的。这个前所未见的高潮也影响到音乐艺术。彼得堡音乐工作者的活动，然后是莫斯科音乐学院，俄罗斯音乐协会的活动促进了俄罗斯音乐文化的发展，使音乐活动积极化起来。莫·阿·巴拉基列夫和合唱指挥格·雅·婁瑪金創設的彼得堡免費音乐学校在音乐艺术底民主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学生，低级职员，工人都到这所学校来听课。俄罗斯音乐协会的創立者之一德·伏·斯塔索夫（批評家符·瓦·斯塔索夫的兄弟）講到“作出为广大群众所容易接受的好音乐”的必要性。而实际上，音乐也成为广大的民主主义知識分子阶层的财产。安东·盧賓斯坦因和尼克来·盧賓斯坦因——社会音乐活动的干练的組織者，卓越的鋼琴家和指揮者——的音乐启蒙工作正在开展着。歌剧院的剧目焕然一新：偉大的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謝洛夫、达尔戈梅西斯基的迟一些有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穆索尔斯基的歌剧出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歌剧舞台上。“巴拉基列夫小組”当时在彼得堡的活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个小組同样也是以“強力集团”的名字著称的。“強力集团”——巴拉基列夫、穆索尔斯基、李姆斯基-柯薩科夫、鮑罗丁、居伊——力求走向新的岸边。为真正革新的现实主义艺术，为音乐的人民性而奋斗。“強力集团”与音乐家中的繁瑣哲学者、旧教信徒、反动艺术思潮的代表者们进行斗争。它底思想领导者是莫·阿·巴拉基列夫和符·瓦·斯塔索夫——当时一个最热情的艺术評論家，艺术中进步現象的始終不渝的保卫者。

年青的柴科夫斯基也很快地投向在那些年代中沸騰着的音乐生活。

1866年1月柴科夫斯基移居到莫斯科。他应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創立者优秀的鋼琴家尼·格·盧賓斯坦因的邀請担任了俄罗斯音乐协会學習班的音乐理論講師的工作（这學習班很快被改組为音乐学院）。青年的作曲家与尼·格·盧賓斯坦因住在同一寓所内（莫赫瓦亞街）。在这年的一月他开始了自己的最初的講授工作。

同年九月音乐学院正式开学，在庆祝宴会上柴科夫斯基起立致詞。当音乐表演开始的时候，他第一个走到鋼琴跟前演奏了格林卡的歌剧《盧斯蘭与柳德密拉》序曲。柴科夫斯基并不認為自己是一个出色的鋼琴演奏家，因而不願意公开表演。但是在这里他很愉快地做了平时所不願做的事，目的只是为了使偉大的俄国作曲家的作品在这隆重的晚会上成为最初演奏的作品。

教育工作占据了柴科夫斯基的許多時間，因而使他感到苦惱。但是暫時还没有別的更好的謀生之道。柴科夫斯基繼續作音乐学院的教授到1878年。他时常勉強自己从事枯燥的講授工作，然而他在教育着天才的学生們的时候，也体验到很大的内心的喜悅。柴科夫斯基最喜爱的学生是斯·伊·塔涅耶夫，后来成为优秀的作曲家、理論家和教师。

音乐学院的工作十分繁忙，然而柴科夫斯基还是不间断地进行了許多創作工作。而他也不是很快就获得了作曲家的广大声望的。最初，常常遇到的是冷淡和漠不关心，有时也遇到这些或是那些音乐工作者們的反对。

1866年柴科夫斯基把自己剛完成的交響曲（《冬日的幻想》）呈示給自己過去的教師安·格·盧賓斯坦因和尼·依·札列姆巴。然而這部作品的許多優點並沒有被發現，交響曲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人們不贊成它公開表演。

柴科夫斯基並未因此而灰心，他頑強地工作着，並堅信遲早會得到社會上的公認。

尼·格·盧賓斯坦因——莫斯科音樂學院院長，當時莫斯科音樂界的大人物——給與青年作曲家很多的幫助，在自己底音樂會中演奏他的管弦樂的和鋼琴的作品。這就大大地提高了柴科夫斯基底作曲家的聲望。青年音樂評論家格·阿·拉羅斯也支持了柴科夫斯基。他與作曲家的接近還是在他們兩個人都是彼得堡音樂學院學生的時候。在拉羅斯的有矛盾和不徹底的活動中有許多地方應受指責——例如他不能理解和正確評價“強力集團”的重大意義。然而在對柴科夫斯基的看法上，拉羅斯卻表現出了批評家的遠見，他很快地看出這位青年作曲家具有巨大的作曲家的才能。

柴科夫斯基在莫斯科也找到了自己樂譜的出版人——彼·伊·約翰遜。他幾乎出版了柴科夫斯基的全部作品。（然而，親密友誼關係並沒有妨礙約翰遜對自己偉大友人天才的剝削：作曲家得到的稿酬總是比出版家獲得的利潤少得多。）

柴科夫斯基與“強力集團”建立了聯繫。最初“巴拉基列夫分子”對柴科夫斯基抱着懷疑並有某些成見。柴科夫斯基是音樂學院的畢業生，那里傳播着繁瑣哲學、守舊思想，那里有更強烈的西方主義的趨向，在一切外國的事物面前卑躬屈膝。然而“強力集團”對柴科夫斯基的態度很快地轉變了。1868年春天柴科夫斯基

写了論文为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塞爾維亞幻想曲》进行辯論（那篇作品剛剛受到一个短見的“批評家”底苛酷的批評）。次年內柴科夫斯基的第二篇論文發表了，那是为巴拉基列夫被俄罗斯音乐协会無理免職而写的。“这个艺术家在那些以撤職法令攻击他的人們中得到的支持越少，听众們对于他就寄以更大的同情”。——柴科夫斯基写道。^①据李姆斯基-柯薩科夫講，这篇評論以其热情和有力的語調給与巴拉基列夫小組的人們很好的印象（1862年7月3日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給柴科夫斯基的信）。

柴科夫斯基与巴拉基列夫小組的人們相識之后，在到彼得堡去的时候經常把自己新的作品帶給他們看。其中有某些作品得到极高的評价。“所有的参加者，由于兴奋几乎把我撕碎了”——彼得·伊里奇在給他兄弟莫德斯特的一封信中（1873年2月13日）談到他《第二交响曲》底終結乐章在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晚会上表演的情况时，这样写道。

應該指出，年青的柴科夫斯基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幻想的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根据巴拉基列夫的提議写作的，而且也是献呈給他的。柴科夫斯基把交响的幻想曲《暴風雨》献呈給曾啓示他以这一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符·瓦·斯塔索夫——“強力集团”的旗手。

柴科夫斯基不同意“集团”人們底某些意見，批判地評論过他們底某些作品；反之“強力集团”也經常批評柴科夫斯基。然而他們是从兩条不同的道路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創造进步的

① 巴拉基列夫是由於一些出入宮廷的貴族們的意見被免職的，就中有著名的葉林娜·巴夫洛夫娜公爵夫人。